



Reconstructing Publicity:

A Study of Community Rebuilding in Rural China

公共性的重建

社区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上)

黄 平 王晓毅/主 编
陈 昕 陈志刚/副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R

econstructing Publicity:

A Study of Community Rebuilding in Rural China

公共性的重建

社区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上)

黄 平 王晓毅/主 编
陈 昕 陈志刚/副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公共性的重建: 社区建设的实践与思考/黄平, 王晓毅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3
(当代中国研究论丛)
ISBN 978 - 7 - 5097 - 2004 - 2

I. ①公… II. ①黄… ②王… III. ①社区 - 建设 - 研究 -
世界 IV. ①D589.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59250 号

· 当代中国研究论丛 ·

公共性的重建: 社区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上、下)

主 编 / 黄 平 王晓毅
副 主 编 / 陈 昕 陈志刚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编译中心 (010) 59367139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项目经理 / 祝得彬
责任编辑 / 段其刚 王玉敏 吕正明
责任校对 / 甄 飞
责任印制 / 董 然 蔡 静 米 扬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印 张 / 37.2 字数 / 637 千字
版 次 /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2004 - 2
定 价 / 98.00 元 (上、下)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CONTENTS

上

导 论	1
一 社区与公共性 / 1	
二 社区理论与社区治理的反思 / 9	
三 小康社会、和谐社会与社区发展 / 15	

第一篇 社区与公共性

第一章 发展的话语	25
一 背景 / 25	
二 作为生存共同体的中国传统乡村社会 / 29	
三 中国革命和农村社会变迁 / 33	
四 “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战后“现代化” 话语建构 / 40	
五 中国的“二次革命”——农村社会变迁的 意识形态背景 / 49	
六 未来中国农村建设与社会变迁 / 65	
第二章 现代性起源、城市化与西方乡村社区 公共性的转化	78
一 近代早期欧洲乡村社区变迁与现代性的起源 / 82	
二 现代社会的浮现与古典社会理论之滥觞 / 118	

三	城市化与西方乡村的社区体系 / 146	
四	实践的社会理论：社区与社会公共性 实现的多种途径 / 169	
第三章	中西部地区的传统和发展	188
一	从道义经济到市场化社会 / 189	
二	从公共资源到承包经营 / 195	
三	从经济增长到社区发展 / 199	
第四章	历史的视野：公共资源与乡村共同体重建	205
一	现实问题：乡村共同体解体与社区重建 / 205	
二	历史借鉴：传统宗法制度的“再发现”、 “再构造” / 210	
三	典型个案：流坑董氏百世不衰、千年不散的 社会学解读 / 219	
四	文化自觉：公共社会资源与乡村社区重建 / 251	
第五章	乡村社区的公共性建设：一个人类学的思考	254
一	问题的提出及相关概念 / 254	
二	九溪村的公共领域——改革开放以来问题的 发展与演变 / 257	
三	九溪村“会”的传统 / 268	
四	小结 / 288	
第六章	构建和谐社区之路	291
一	社区发展与公共社会资源的整合、激发 / 291	
二	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和谐社区 / 304	
三	简短的思考 / 309	
参考文献		312

下

第二篇 农村社区建设案例

第一章 农业化的畜牧生产	327
一 居住格局与社区 / 328	
二 畜草承包与网围栏建设 / 332	
三 畜牧业与农业 / 340	
四 草场与人 / 347	
五 一些简单的分析 / 352	
第二章 家庭经营的牧民	354
一 从游牧到定居 / 356	
二 定居以后的社会经济 / 365	
三 外来的力量 / 371	
四 简短的结论 / 375	
第三章 被压缩的放牧空间	377
一 游牧的嘎查 / 380	
二 居民户 / 388	
三 放牧地的被压缩 / 394	
四 简单的结论 / 400	
第四章 组织建设和能力建设	403
一 禄劝县与禄劝项目 / 403	
二 马基山的社区综合发展 / 410	
三 马基山的社会结构与项目进展 / 417	
四 发展理念与禄劝项目 / 428	
第五章 洛川试验：农民健康保障与农村卫生 服务体系研究	432
一 洛川试验的背景 / 433	
二 洛川试验的内容 / 440	

三	洛川试验提出的新认识 / 464	
四	对洛川试验的讨论 / 473	
第六章	乡村集体经济与社区公共产品	482
一	集体经济——不发达村庄的“另类”发展 / 483	
二	行仁庄集体经济主导机制的经济—社会发展功能 / 504	
三	讨论 / 506	
第七章	传统资源与现代乡村的公共治理	521
一	九溪村的社会经济基本情况 / 523	
二	九溪村的民间组织与政治主体结构分析 / 530	
三	九溪村有民间组织多元参与的公共治理 / 534	
四	九溪村多元参与制公共治理的社会历史传统 / 540	
五	一点讨论：为什么九溪村有，别的村没有？ / 551	

--- **第三篇 他乡社区一瞥** ---

为什么是公众/哪些公众？	555
公众仅能做什么？	568
公众的构建	584
获得授权的实践	599
民主复兴运动	623
图珀洛模式：首先建设社区	647
列克·杜卡基尼法典中的古代公众协商和议会	666
罗马尼亚的“斯菲特”：历史上的协商经验	692
俄罗斯集体决策的早期传统	712
后 记	731

导 论

社区是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结构、社会网络的重要环节，它直接影响着社会整体的整合与秩序。

一 社区与公共性

本研究所讲的社区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社区。与行政系统划分的社区有所不同，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行政划分，不是农村的一个行政村或者城镇的一个居民委员会那样的社区。社区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范畴，也是一个最具争议性的范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乔治·希拉里（George Hillery）在 20 世纪 50 年代时对社区定义作了一个回顾，发现该词有 94 种不同的定义。^①

著名的社会学家滕尼斯在《社区与社会》（1887）这一先驱之著中把社区界定为由若干亲族血缘关系结成的社会联合，即共同体。滕尼斯在区分社区与社会、传统与现代的基础上，认为社区中社会关系的基础是包括情感、传统和共同联系在内的自然意愿，这种意愿存在于家庭或生活、工作于同一地方的人群中间。而在社会

^① Hillery, George, "Definitions of Community: Areas of Agreement," *Rural Sociology*, 1955.

中，社会关系的基础包括理性、个人主义和非情感因素在内的理性意愿。这种理性意愿存在于城市和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之中，没有或很少有认同感，在情感上是中立的。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对社区所下的定义对后来的学者及社区研究本身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他认为社区的基本特征有三个：一定地域有组织的人口；多少完全根植于它所占领的土地；个人生活在互相依赖的关系里。^①

中文里的社区概念最早是由费孝通等人从英文 community 翻译过来的。20 世纪 30 年代初，罗伯特·帕克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学，把 community 这个概念引入中国。因为中文里不存在一个现成的词能够恰当的反映“community”的社会学含义，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年轻学子们反复推敲创造了“社区”一词用于表示有地域范围的、人们在地缘基础上结成的互助合作的群体，区别于在血缘基础上形成的互助合作的亲属群体，如家族、宗族，也有别于在业缘关系上建立的企业、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此后，“社区”概念又被学者们不断拓展，对社区的界定已经从血缘关系拓展到地缘关系，并进一步拓展到超越空间限制的社会网络关系。

本研究认为，作为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社区有以下几个必要的条件。

第一，“认同感”（identity）。人们互相之间有基本的了解和信任，彼此是把对方作为“我们中的一员”看待的。

第二，“安全感”（security）。人们在社区里就是进入了一个基本的安全系统里，这一系统是由社区组织自己提供的。社区虽然没有政府的行政乃至治安的安全系统，但是它有另外一种安全系统，比如说有互助的系统、亲情的系统等。

第三，“凝聚力”（或者叫做“团结力”，solidarity）。在社区

① Park, Robert. "Human Ec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36.

里人们之间有凝聚力，大家在遇到任何形式的灾害、挑战或风险的时候，互相之间都有照应和协作，哪怕平时似乎互不往来或往来不多。

从这三个条件可以看出，社区是人们经过实践逐渐建立起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组织形式，是一个整体的形式，是一个有着公共联系的整体，而个人是社区的一员。

纵观社区研究的历史，可以认为，公共性是社区—社会存在、发展的基础。公共性概念的完整内涵是在近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逐步获得的，是在反思现代性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的。

在马克思看来，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类存在物，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之中，孤立的个人是不存在的。“人对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对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① 我们不可能单纯自足于个体性的私人生活，而是必须由私人生活走向公共生活，走向“类”生活。“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的对他来说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②

马克思认为，虽然现代社会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个性自由的追求推动了个人主义的发展，但是市场经济也同时促进了个人之间的密切联系，推动了社会化的发展，个人化与社会化保持着一种紧张关系甚至是共生关系。所以，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的成员根本不是什么原子。原子的特性就在于它没有任何属性，因此也没有任何由它自己的本性必然所制约着的、跟身外的其他存在物的关系。原子是没有需要的，是自我满足的；它身外的世界是绝对的空虚，也就是说，这种世界没有任何内容，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重要性，这乃是因为在原子的自身中已经万物皆

① 卡尔·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第60页。

② 卡尔·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第57页。

备的缘故。”^① 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者的原子论假设是虚幻的，因为“他的每一种感觉都迫使他相信世界和他以外的其他人的存在，甚至他那世俗的胃也每天都提醒他在他以外的世界并不是空虚的，而是真正把他灌饱的东西。他的每一种本质活动和特性，他的每一种生活本能都会成为一种需要，成为一种把他的私欲变为对他身外的其他事物和其他人的癖好的需要。因为一个人的需要，对于另一个拥有满足这种需要的资料的利己主义者来说，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意义。就是说，同这种需要的满足并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所以每一个人都必须建立这种联系，这样就相互成为他人的需要和这种需要的对象之间的皮条匠。由此可见，正是自然的必然性、人的特性（不管它们表现为怎样的异化形式）、利益把市民社会的成员彼此连接起来。他们之间的现实的联系不是政治生活，而是市民生活。因此，把市民社会的原子彼此连接起来的不是国家，而是如下的事实：他们只是在观念中、在自己的想象中这个天堂才是原子，而在实际上他们是和原子截然不同的存在物，他们不是神类的利己主义者，而是利己主义的人”。^② 这就是说，恰恰是个人主义的市民生活而不是关注整体的政治生活构成了现代社会全部社会关系的基础。但是，社会化的加强并不意味着公共性、公共领域同时推进。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共领域并不真正体现普遍主义的伦理，个人主义与普遍主义的矛盾是资本主义所无法解决的。所以，只有推翻资本主义社会，消灭私有制，在公有制的基础上确立共产主义制度，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个人主义与普遍主义的矛盾才能真正消解，公共性才能完全实现。马克思强调，公共性、普遍主义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公有制经济的基础之上。从西方早期公田制的发展演变史来看，这无疑具有合理性和历史根据。

韦伯也承认，社会化并不等同于共同体化，社会化并不必然就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第153～15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第154页。

是共同体化。韦伯认为,“‘共同体化’应该被称为一种社会关系,如果而且只有当社会行为的调节——在个别的情况或者一般的情况下或者纯粹的类型中——建立在主观感觉到参加者们(情绪上或者传统上)的共同属性上”。^①而社会化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则是“只有当社会行为的调节是建立在以理性(价值或目的合乎理性)为动机的利益的平衡或者同样动机上的利益的结合之上”,才能建立,尤其(然而不仅仅)可以典型地建立在通过相互承诺的合乎理性的协议之上。^②不过,韦伯强调社会化与共同体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大多数的社会关系部分地具有共同体化性质,部分地具有社会化的性质。任何一种哪怕是目的合乎理性地和冷静地建立的和有的放矢的社会关系(例如顾客),都能促成一些超出随意选择的 purposes 的感情价值”。^③韦伯认为,共同体化既可以建立在任何方式的情绪或感情的基础上,也可以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之上。但是绝不是素质、处境和举止的任何一种共同性都是一种共同体化。例如,被视为“种族”特征的生物遗传因素本身自然还不是通过遗传获得优势者的共同体化。由于周围环境方面对通商和通婚的限制,他们可能陷入一种同样的——与这种环境相比孤立的——处境。但是,即使他们对这种处境作出相同的反应,这也还不是共同体化,因为仅仅“感觉”到共同的境况及其后果,尚不能产生共同体化。“只有当他们在这种感觉的基础上,让他们的举止在某种方式上互为取向,在他们之间才产生一种社会关系——不仅他们对待周围环境的任何举止,而且只有在环境表明一种感觉到的共同的属性,才产生‘共同体’。”^④

①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第70页。

②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第70页。

③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第71页。

④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第72页。

共同体、公共性产生的关键在于个体之间在密切联系基础上的互相融合。韦伯的这个看法，与马克思的观点——仅仅只有同质性，如一袋马铃薯，并不能产生公共性——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在用共同体化范畴进一步分析阶级问题上，韦伯与马克思产生了分歧。韦伯认为，阶级并不必然由财产状况来划分，“阶级利益”的概念仍然是一个多种含义的甚至在经验上都不明确的概念。尽管具有相同的阶级状况和其他相同的情况，但工人个人追求利益的方向可能是极为不同的。任何阶级虽然都可能是以某种形式出现的“阶级行为”的体现者，但是它不是必然会这样。阶级本身不是一个共同体，而倘若人们在概念上把它与共同体相提并论，就会导致失误。阶级仅仅是某一种共同体行为的可能的（和经常的）基础。很显然，韦伯在这里指出了为众多学者所忽视的“阶级意识”问题，这一主题在后来的卢卡奇以及葛兰西那里得到了更明确的阐发。阶级意识问题的提出，实质上强调了共同体的文化认同基础。

在有关统治的合法性的论述中，韦伯明确地强调了价值因素、观念因素与物质因素的重要意义。韦伯指出，如果统治者和行政管理班子之间的结合，出自纯粹物质的和目的合乎理性的动机，则意味着，像通常那样，结合的持久性会比较不稳定。除此之外，一般还有情绪的或者价值合乎理性的动机，以及对统治合法性的信仰。^①在韦伯看来，仅仅强调物质因素，公共性是不巩固的，更重要的是价值因素、观念因素。

在关于公共性研究的众多学者中，阿伦特的思想无疑具有重大的影响和代表性。阿伦特认为公共性或者说“公共的”这一术语指的是两个紧密联系但又不完全相同的现象。“它首先是指，凡是出现于公共场合的东西都能够为每个人所看见和听见，具有最广泛

^①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第238～239页。

的公共性。”^① 公共性并不是私人化、个人化情境下体验到的东西，而是人作为类存在的现实性。阿伦特指出：“一切人类活动都要受到如下事实的制约：即人必须共同生活在一起。一旦超出了人类社会的范围，行动甚至是不可想象的，并且也唯有行动是如此。”^② 虽然私人生活的隐私性总会极大地强化和丰富人的全部主观情感和私人感受，但这种强化却是以失去对世界和人的现实性的保证为代价的。一个人“如果仅仅在家庭有限的范围内度过自己的一生，那就等于被剥夺了某种具有本质性的东西”。^③

另外，公共性还意味着共同性。阿伦特认为，“世界对我们来说是共同的，并与我们的私人地盘相区别。就此而言，‘公共的’一词指的就是世界本身。然而，这个世界并不能与地球或大自然相等同，它不是指人的活动的有限空间和有机生命的一般条件。相反，它既与在共同栖居于人造世界上的人们中间进行着的事情相联系，又与人工制造品，即人手制作的东西相联系”。^④ 在阿伦特看来，纯粹的自然资源即使是公共的（the commons），也不具有公共性（publicity）。公共性是人为的，是促成生活在社会中的分离的个人联系起来的产物，也就是公共领域。“公共领域作为一个共同的世界，将我们聚集在一起，但却阻止我们彼此争胜。”^⑤ 因此，公共性包含着一种认同感，正是这种认同感，才使我们聚集在一起。但是，公共性所蕴涵的认同感并不意味着同质性。在阿伦特看来，对公共领域来说，重要的不在于客观的物质基础，如金钱，“公

① 汉娜·阿伦特：《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81页。

② 汉娜·阿伦特：《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57页。

③ 汉娜·阿伦特：《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91页。

④ 汉娜·阿伦特：《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83页。

⑤ 汉娜·阿伦特：《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84页。

共领域的实在性则要取决于共同世界借以呈现自身的无数视点和方面的同时在场，而对于这些视点和方面，人们是不可能设计出一套共同的测量方法或评判标准的。因为，尽管共同世界乃是一切人的共同会聚之地，但那些在场的人却是处在不同位置上的……每个人都是站在一个不同的位置上来看和听的。这就是公共生活的意义”。^①

由于历史是连续不断的，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实践活动开创的，所以，公共性的非个人性又表现为超越性和永恒性，它超越个体自己生活的狭隘性和个体生命的局限性而获得了某种永恒的意义。“正是公共领域的公共性才能够吸纳人们想从时间的自然废墟中拯救出来的任何东西，并使之历经数百年而依然光辉照人。”^② 阿伦特深刻地指出，现代社会的普遍的商品化和金钱拜物教使公共领域受到严重侵蚀并日渐丧失。“公共领域的丧失的最明确的证据莫过于人们几乎彻底丧失了对永生的本真关怀；与此同时，对永恒的形而上学关怀也已经彻底丧失了，而且前一种丧失在一定程度上被后一种丧失掩盖了。”^③

哈贝马斯研究公共性的视角比较独特。他通过对公共性的起源和演变的考察，揭示了不同阶段公共领域或公共性的不同特点。哈贝马斯认为，西方历史上存在着三种不同类型的公共领域，而每一种公共领域又都有各自的社会背景和运行机制。最早的是古希腊的公共领域。那时公共领域虽然公私分明，承担一定的功能，但尚未形成一种特殊的约束力，只粗具雏形。古希腊的公共领域明确限定于政治领域，是城邦公民进行话语和实践活动的领域，因此是和必

① 汉娜·阿伦特：《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88页。

② 汉娜·阿伦特：《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86页。

③ 汉娜·阿伦特：《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86页。

然王国、瞬间世界形成鲜明对比的自由王国和永恒世界。而经济领域则是受歧视的私人领域，是欲望和生活必需品的获得发生的领域，其活动主体是不具有公民身份的商人等人群。^①随后在欧洲中世纪形成的是“代表型公共领域”，这是封建社会中以封建领主和教会为主宰的公私不分或“公吞于私”的公共领域。“这种代表型公共领域不是一个社会领域，作为一个公共领域，它毋宁说是一种地位的标志。”^②而现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则是“市民公共领域”，它建立在国家和社会分离的基础之上。在这个公共领域中，不仅公私分明，而且个人与个人、公众与国家权力之间可以进行平等对话，这种市民公共领域的出现是以资产阶级个人私人领域的界限确立和获得法律上的保障为前提的。同阿伦特一样，哈贝马斯也认为，大约从一个世纪以前开始，现代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呈现了一种崩溃的趋势。随着公共领域范围的急剧扩大，其功能则越来越弱。尽管如此，哈贝马斯仍然坚持，“公共性始终都是我们政治制度的一个组织原则”。^③

本研究认为，认同感、安全感和凝聚力作为整体的社区而不是单个的个人所体现的整体属性，具有公共的性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公共性。它构成了社区的必要条件。

二 社区理论与社区治理的反思

流行的现代性起源叙事，包括古典社会学家的理论，认为现代社会的兴起是一个由社区向社会转型的过程，从而不同程度地把社

①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第3~4页。

②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第6~7页。

③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第4页。

区与社会对立起来，把社区看成传统的、落后的，把社会看成现代的、进步的。在古典社会学看来，以价值、伦理、规范、宗教等为基础的社区的瓦解存在着某种必然性，是走向以契约、工具理性精神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必然代价。对于这个过程，马克思称之为“异化”，韦伯称之为理性化所导致的“铁笼子”，涂尔干称之为“失范”，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对现代社会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社会整合的艰巨任务，主张未来的社会应该以某种共同价值为基础才能形成新的共同体。而对于如何整合社会，维系社会的存在，古典社会学家提出了不同的设想。在马克思看来，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导致的金钱拜物教给现代社会公共性设置了巨大的难题，现代社会要维系就必须破除资本的逻辑，而这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共产主义才能实现。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在马克思那个时代，他很难预见到日后西方国家能够发展出福利社会、公民社会这些具有公共性的社区组织形式，尽管事实上这些形式的发展和演变是同社会主义运动和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韦伯和涂尔干并不同意马克思的结论，而寄希望于宗教和道德等价值理性的复兴或者“克里斯玛”型人物的魅力来抵抗工具理性的“铁笼子”。可以说，在古典社会学家的现代性理论中，又存在着超越二元对立的张力。不容否认，古典社会学家把社区瓦解看成现代性的起源起码忽略了社会存在的多样性和历时性，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忽视了社区模式崩解、现代社会兴起面临的社会整合的难度。

现代社会学秉承了这种包含着二元取向的现代性理论，并将其应用于城乡社会的研究。而随着 20 世纪 50 年代现代化理论的兴起，经典社会学中所包含的对现代社会批判的张力出于抵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需要而被磨灭。在功能主义的框架中，现代化理论把社会发展问题还原为经济增长的单一视角，并对这种单线论的社区—社会发展模式进行了完善。不仅如此，随着城市化的浪潮，现代化理论在主张社区—社会二元对立的框架中又加入了城乡对立